



旧金山湾区普市游行 法轮功受瞩目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国旧金山湾区普莱森顿市的园游会游行中，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花车队备受瞩目。

游行活动有七十四支队伍参加，是该园游会一百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份，整个庆祝活动从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八日结束。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参加园游会游行，他们祥和的笑容、明亮的服装、整齐的步伐、雄壮的乐曲和美丽的花车，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游行组织者之一摩尔女士说：

“我们非常高兴法轮大法的队伍参加今天的游行，二零零八年他们曾参加游行，他们的参与为游行增添了色彩。”

当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到达主席台前时，伴随着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主持人说：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非常祥和，吸引了很多人修炼。今天，法轮功学员的乐队演奏得非常精彩，谢谢你们！

当普莱森顿市民克莱尔了解到法轮功的修炼原则是“真、善、忍”时，她说：这太美了，他们真棒。◇

抗议活摘器官恶行 德国民众签名反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德国爱尔兰根（Erlangen）的市中心广场上，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呼吁立即制止中国大陆仍然在发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集签名活动。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最新调查报告，十多年来大陆中共的军队医院，几乎都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流水线犯罪作业。在其他器官活摘生意偏多的国家都是个体商人或某个皮包公司在运作，而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却是从政法委、政府、司法、警察、军队、医院共同操作的一条龙流水线作业。

来往的民众都驻足凝神静听揭露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德语调查报告和相关新闻广播，被这人神共愤的地球上最邪恶的罪恶行径所震惊，人们纷纷在制止罪恶的征签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一个中年人说：“我在人权方面一直很关注，我早有耳闻，确实太邪恶了。”另一位签名的人说，他已经路过几次，听到了播放的揭露活摘器官牟取暴利的邪恶行径，认为必须签名制止罪恶。一位华人则说，自己和周围的人都能翻墙，通过动态网看到真相，都对中共不抱任何希望。他鼓励法轮功学员要把揭露迫害的活动继续坚持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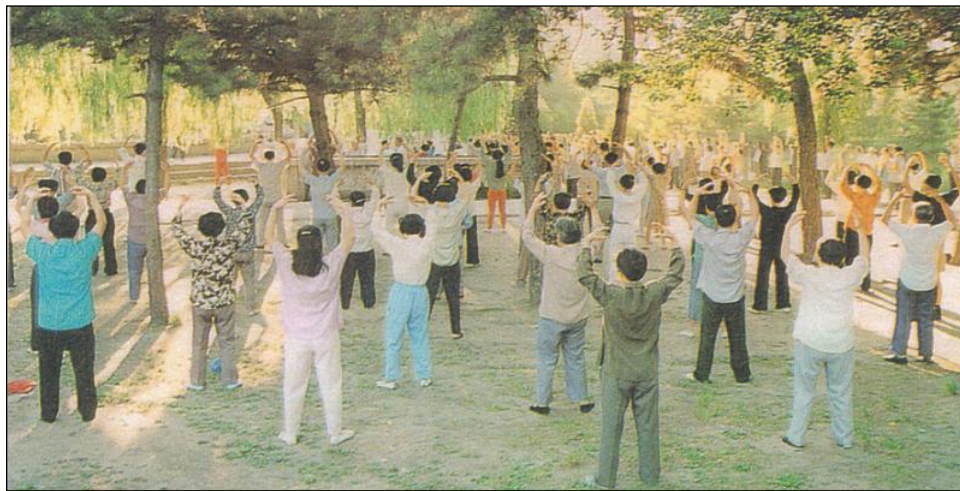
警察和围观的人们： “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明慧网】我们夫妻做点卖菜的小生意维持生活。二零一零年三月份一天凌晨三点多钟，我们夫妻开着农用三轮车去菜市场上菜。刚出村上了国道，大约开了两公里左右，突然发现公路上有个人影。当时刹车已来不及了，一打把车就开过去了，同时听到“啪”的一声，感到有人摔倒了。

此刻丈夫吓坏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赶紧对丈夫说：“快停车！咱撞人了！”这时我心里默默地求师父保佑那人平安无事。当丈夫把车停下来时，车已开出二、三百米远了。当时天很黑，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如果我们就这样走了，没有人能知道。如果我们开车回去，被撞的这个人不管是死还是重伤，对于我们这个不富裕的家庭面临的也许就是倾家荡产。假如我们不是炼了法轮功，我们肯定会选择前者的。可是今天我们是法轮功学员，要按照师父的法要求自己，时时事事都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处处为他人着想。否则我们良心会受到谴责，也就无法再修炼了。于是我和丈夫赶紧开车回去找人。可是来回三趟也没找到人，路上路下都没有人。这时我和丈夫都松了一口气，觉得可能人没事回家了。于是我们就到附近的菜市场上菜去了。

到了市场，我丈夫下车时，车门却打不开了，丈夫硬用脚把门踹开了。下车一看大吃一惊：车角已撞得瘪进去了，车灯也碎了，后视镜也没了。我们确信肯定是出事了，人肯定撞得不轻。我们哪还有心思上菜呀，赶快开车回去找人！到家丈夫骑上自行车就急奔出事地点去了，这时天刚蒙蒙亮。

到了出事地点，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公路上，眼睛肿着，脸的一面有血迹，正摆手叫人帮忙呢，可没人理她。丈夫上前一了解情况，确信就是我们撞的那个人，（接下页）



历史图片：1996年长春法轮功学员集体晨炼法轮功

警察和围观的人们：“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接首页）就叫辆出租车把老人拉到了家，取了钱，我和丈夫领着老人去医院，拍片子、检查。结果老人哪都没事。我心里不住感谢师父的呵护。我们这才放心地把老人拉回了家，给老人买点消炎止痛的药吃。我们给老人买鱼、肉、水果等营养品补养身体，老人万分感激，不住地夸我们这一家人真好，连孩子都那么懂事。

经了解才知道，老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蹲了监狱，二儿子疯了，她是从某疗养院出来的，老人说已经四天没吃没睡了。我们给老人吃好喝好了，就让老人早点休息。母亲看老人躺那睡不着就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老人不停地念着，我们看老人能接受，又让她听师父讲法，第二天又给她看了一盘师父的讲法录像。老人说：“我明白了，你们为什么这么好，你们是听你们师父的，我碰到你们呢，我就会改变了，

往后我也象你们一样做好人，从前我不算是个好人，以后我就改了，我下半生就有福了。”

第二天，我们见老人眼睛的肿状几乎全消下去了，见老人精神状态、身体都很正常，我们夫妻商量：应该把实情告诉老人了。万没想到当我们把实情告诉老人时，老人一下子就翻脸了，说什么也不相信、也不承认是我们撞的。她说：“现在世上哪有这种人，没有任何人看见就承认是自己撞的。”丈夫说：“要不相信你到院子里去看那车被撞成什么样了”。老人说：“我不看，我不信。”丈夫说：“我们来回找你三趟没有找到你。”老人一听这话，愣了一下，然后说：“我怕撞我的人再回来压我，我就藏在公路坡下的大树后面了，我看到有个车来回走了三趟，我以为是回来压我来了，吓得我没敢出来。”老人还是不大相信是我们撞了她。

傍晚老人张罗着要走，丈夫一看天都见晚了，老人怎么走啊？可怎么劝都不行，她非走不可。丈夫一看没办法，对老人说：“你一个人走我们也不放心，要不我们归个地方吧，你看归交警呢还是归大队？”老人都不同意，说要归就归派出所解决，非叫派出所的人来这接她不可，丈夫只好给派出所打了电话。

一会儿派出所来了三个警察、一辆警车。我们站在大队门前，这时已经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警察一下车看是我们（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态度很蛮横：平时想找你们的事还找不到，这下可抓住把柄了。所以一个问老太太是怎么回事，一个问我丈夫，又录像又做笔录。

我丈夫详细地讲了事情的经过，警察听着听着态度就变了，当丈夫说到三次没有找到被撞的人，最后不放心又骑着自行车去找时，警察惊讶不已：“啊？你还骑自行车去找了？！”他简直无法理解。

这时老人面对警察和许多围观的人大声嚷道：“我活了六十多岁了，没见过这么好的人，没有一个人看见，他们自己就承认是他们撞的，全中国也没有这么一个人！我不相信！他们还把我接到家里，象对待自己的老人一样侍候我，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你们说说这炼法轮功的人多好啊！”

警察和围观的人们都被感动了，大家议论纷纷，赞叹不已。一个警察跑到我面前竖起大拇指说：“好人！好人！你们真是好人！”（文/河北大法弟子 玉洁）◇

“罗锅事件”真相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中央电视台以每天90分钟时间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其中播出了一个所谓“罗锅事件”。此人叫张海青，在辽宁省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庭很困难，住在农村，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妻子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着急看病，张海青就胡说是炼法轮功炼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青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欺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而张海青从没炼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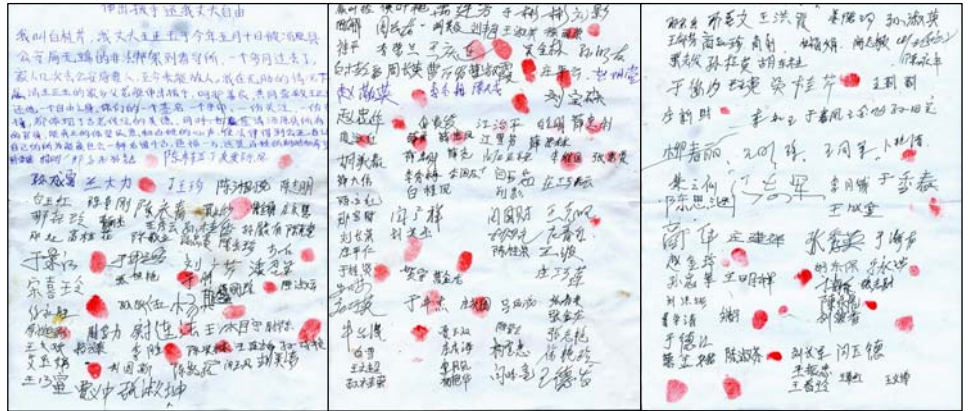
黑龙江汤原县逾二百村民联名营救王正玉

【明慧网】近期，河北泊头市周官屯村三百户村民联名按手印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继而有黑龙江一万五千民众签名支持素不相识的秦荣倩为修炼法轮功的父亲被虐杀一案鸣冤；日前，又出现黑龙江汤原县二百多名村民伸出援手，为法轮功学员王正玉讨公道。

黑龙江汤原县法轮功学员王正玉，于5月10日被汤原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至今。期间，他的妻子白桂芹等亲属多次到公安局要人，都被汤原公安局副政委周金泽和国保大队队长余宝君野蛮推出，余宝君还恐吓说，下次再来要人把白桂芹也抓起来。目前，余宝君等正在收集所谓的证据，企图加重迫害王正玉。

在告状无门的情况下，白桂芹回到村里，告诉乡亲自己的丈夫没有违反任何国家法律法规，他的信仰自由是受国家宪法保护的，呼吁乡亲们帮助营救丈夫。现已有二百多人签名或加按手印，要求警察立即无条件释放好人王正玉。

王正玉曾在汤原县宝山村做教师，他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事事按



图片：村民在呼吁营救法轮功学员王正玉的信上签名

“真、善、忍”标准去做，受到了学生、家长及乡亲们的称赞。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民众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中共迫害法轮功越来越不得人心。在一些地区，民众勇敢地挺身阻止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例如：

2012年6月21日中午1点左右，河北定州市国保大队、杨家庄乡派出所警察欲绑架大洼里村法轮功学员贾占民，但在家人和乡亲们的阻止下，绑架未能得逞。

2012年6月1日，河北正定县

“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二、三十个警察四辆警车闯到西平乐镇东安丰村，欲绑架以收废品为生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奎，遭到家人及村民们的坚决抵制。据悉在绑架现场，民众越聚越多，都围着跟警察讲理：“李兰奎不偷不抢，做买卖公道又仁义，这么好的人，你们老骚扰人家干嘛？”“你们放着贪污腐败不管，专门欺负老百姓，一个收废品的人你们都不放过，这么好的人你们整天抓。”最后，警察的绑架阴谋没有得逞。◇

王新平新任市六一零主任后的迫害案例

据悉，最近一个叫王新平的邪党官员新任牡丹江市六一零主任，曾在市司法局工作多年，担任过办公室副主任，司法鉴定科科长，劳教所副所长。

王新平当六一零主任后，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劫持到六一零办的洗脑班迫害。

五月七日早，黑龙江牡丹江爱民区法轮功学员孙成顺下班回家，八达村村长王志和书记王明宪找到家里谈话，他俩走后不久，孙成顺就被新华分局恶警李松和原北安派出所所长王军绑架。恶警随后开了三辆车来到孙成顺家，恶警非法撬门而入。现孙成顺被非法秘判两年，欲送往绥化劳教所迫害。

家住阳明区木材委八组的法轮功学员马淑芬，二零一二年四月底被非法劳教冤狱期满后，还要再关。不用任何手续就直接将马淑芬送牡丹

江机车驾校洗脑班继续关押，那为何还需要一张法律判决呢？那是江泽民“六一零”要给世人一种假相，把佛法修炼人说成罪犯，诬判投监狱，好象是真的犯罪，从而恐吓世人不敢接近佛法，不敢凭良知做好人，不敢了解法轮功。包括恶人恶警敢肆意摧残法轮功学员，都是这种诬判假相带来的恶果。

马淑芬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四次非法劳教，遭到牡丹江公安局国保恶警彭福明、马群、彭亮等人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

2012年6月12日上午10点多，郭秀芹在大街讲真相时，被宁安市第一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

2012年6月11日，宁安市国保和第一派出所及社区等人在家中绑架法轮功学员刘颜波、付有，被绑架到牡丹江洗脑班迫害。付有于六月十四日回家，刘颜波十九日回家。

牡丹江七月一日 飘扬的真相条幅



我是一个医生。随着社会风气的日益下滑，红包已成为医生职业生涯中一种如影随形的东西。

想当年，红包刚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还有一点良心守着自己，多数奉还给病人。日复一日，随着观念的变化与社会整体道德的下滑，在不拿白不拿的思想影响下，在不拿也影响周围同事拿的顾虑下，在你不拿病人还不放心的状态下，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不但拿了，渐渐地病人给少了心里还不乐意。情绪与情感开始被红包与利益左右着，而良心渐渐地被淹没在利益之中。为一点小利而乐而忧。但周围人都这样，也就习以为常了。

没有红包的红包故事



忽然有一天，我幸运地读到了《转法轮》，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知道了人的道德价值，明白了有得必有失的理。红包之于我，忽然变得没有任何的吸引力。《转法轮》让我放下了人难以放下的利益之心，解脱了

利益的羁绊，不再为红包影响情绪。我开始还给病人我收到的每一个红包。我的心又回到了单纯而快乐的状态。

一天，一个病人家属在手术前与我交流过，并没有送红包。手术前，我面对病人时，病人用非常焦虑不安的眼光盯着我说：“我丈夫给你红包了吗？”为了她安心手术，我以肯定、关心的眼光看着她，用法中修出的慈悲对她说：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关照你的。病人放心地收回了目光。手术后，她的丈夫给我打电话说：太感谢你了，我并没有送你红包，而我妻子在已经送了红包的安全感中完成了整个手术。（文/净一）◇

《李寄斩蛇》的启示

《李寄斩蛇》的故事出自《搜神记》，东越闽中的庸岭有一条大蛇，为害当地。人们用牛羊祭祀仍不能使它停止祸害，它托梦给当地的巫师，每年要吃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当地的官员只好买来贫苦人家的女孩子送到蛇洞附近，就这样大蛇活活吞吃了九个女孩子。

这一年当地买不到女孩子，有个叫李寄的女孩主动请愿前往。她准备好利剑和猎狗，用蜂蜜拌米饭放在蛇洞口，蛇闻到香味出洞食饭，李寄放出猎狗咬蛇，自己挥剑将巨蛇砍伤，大蛇疼痛难忍，跃出洞口就死了。

李寄在蛇洞里找到那九个女孩的尸骸，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

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的力量和智谋就把这条大蛇斩杀，为什么那么多官员和当地的壮夫却被蛇吓住，任由它为害一方呢？李寄之“咤言”给了人们一个最好的答案，就是被“怯弱”蒙蔽住了。“怯弱”是妖孽制造的恐惧带给人们的假相，恐惧中人们的智慧不能发挥作用，恐惧让人们觉得妖孽过于强大，只好任由妖孽吃人。

其实妖孽也不是真的强大，就如李寄所斩之蛇，尽管它的头大如谷仓，眼大如镜子，一个女孩子倾力就能斩之，可见外表的强大和祸害的制造就是为了吓唬人。



漫画：《珍惜生命 远离中共》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也最荒谬的一页，又以江泽民发动的对‘真善忍’的迫害最为邪恶。这场运动给中共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反思这段历史，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能由此省思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否很多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却因为我们的懦弱和妥协而得以成全。”

无论是大蛇还是中共制造的“高压”、“恐惧”等等假相，这样做一方面邪党用罪恶掩盖内心作恶

后的胆怯，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民众内心颤抖着承认“对手过于强大”的假现实，从而产生“怯弱”。色厉说明内荏，邪党惧怕百姓说实话、知道事实真相，但是它挡不住真相的传播，只好使用上述威逼恐吓的流氓手段。

《李寄斩蛇》的故事告诉我们对邪党“怯弱”已经无路可走，要么跟着邪党作恶将来受到天理的惩罚，要么被邪党吞噬。只有退出邪党一切组织才能摆脱邪党的控制，才是对自己、对社会、对民族的救赎。（文/心湖）◇